楊文弱先生集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七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孤兒山松同輯　孫農耆同較
山櫟　農耆
　　　農正

疏

覆應按急報賊情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賊氛十有餘年用兵至於今日一切賞功罰罪難言矣以爲戰勝有功當賞而其勝也或尾後追

零殺良冒級則勝不足以爲功而賞之實以售其僞以爲
戰敗有罪當罰而其敗也或戮力致死傷殺過當則敗不
應以爲罪而罰之祇以傷人心夫人心之不可傷也尤爲
用兵剿賊第一根本臣受事以來於凡擬議賞罰有不能
盡同於督撫按諸臣者皆緣此故生者之心尚不忍傷而
況於死者之心乎知此而可以論鄧家店之失矣我兵三
千有餘賊則不知其數去縣四十餘里我實不能爲援程
龍潘可大左提右挈力戰四晝夜之久始亦糧盡矢窮日
眞鼓死之候矣設遇孱夫匪類不突走則投降爲肯自刎
自焚轟轟烈烈而死乎嗚呼若龍若可大戰同地死同時

其有功無二等其視功如歸等不得分軒輊焉者也巡方以剌舉爲職有聞當摘發無遺朝廷以鼓舞爲權凡事必先論其大借使天下之將之兵皆如程龍潘可大之戮力致功賊當久殲滅無遺而又安有奄奄弱喪戀戀游魂假之尚方而不靈付之司敗而求緩者哉抑臣初聞是役也於道臣史可法不能無責蓋撫按二臣居遠未來發縱指示皆道臣事所謂勝則同功敗則同罪也倘令爲可法者倖功避罪委之龍與可大輕率寡謀違制失律而已卸已身之責焉臣且將捧簡而隨之況其他乎乃今覩其覆按臣之辭設三不足惜以明功者之不然指三實有據以明

亡者之卓然而以調度無能引誼自責謂必重處本道而後亡將之目可瞑必優䘏亡將而後敢戰之士思奮失如是而後亡者復生生者無媿能用人之亡以不傷人之心也於以選將勵兵殺賊奏效可期矣節鉞之寄其以是哉至若蔡忠之領南兵吳宣猷之督理兵從期迂道猝未能前固皆有罪官非實職遽難議處責於戴罪圖功自贖如再玩誤聽該撫按另參提問似爲處分之宜既經御史具題該司查吳前來相應議將程龍潘可大照死於鋒鏑生前未有奇功例本身褒贈二等子孫襲陞二級查程龍係署副總兵潘可大係游擊應各照新題資格擬加贈廕合

無詞乞聖裁勅下臣部將程龍贈驃騎將軍後軍都督府
都督僉事潘可大贈鎮國將軍都指揮使各廕一子冠帶
總旗世襲該巡按御史查原籍應繼兒男速與保勘到部
承襲其餘陣亡將士逐細備查確開職名履歷另疏具題
以憑續請優卹蔡忠䪺宜歃賁令戴罪圖功自贖再有延
玩另行叅奏提問施行

崇禎十七年七月初二日奉俞旨

覆登臨會報撫綏島衆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敵人發難垂二十年其得志遼廣淪陷
土地人民皆未有孔耿諸叛已前之事其長驅薊宣窺伺

陵京畿輔皆旣有毛黃諸帥牽制以後之事以此觀之則海局之無裨緩急叛人之無足重輕不啻彰彰較著矣陳洪範奉命以出不能援鮮救島非力所及無可奈何人卽深責洪範而洪範猶或有詞以自解惟至皮島潰回長山再變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人卽不責洪範而洪範亦將無地以自容矣此時而猶曰出海曰進剿曰牽敵是以虎頭定遠之事望之垂首喪氣之人豈不悲哉據監臣代控洪範之自佈訛言曰被執曰投敵曰不敢回登曰跟役盡殺已耳嗟嗟道將死而洪範存將畏洪範不敢執耶愛洪範不忍執耶抑以洪範爲不足有無而姑置之以

爲要挾奏請之地也洪範前具潰兵已撫而復驚一疏其語言不倫臣姑寢不覆已仰告聖明今再欲出海臣期期知其不可登島之事有監視巡撫責之總兵倪寵儘足辦之不必再添疣贅沿海各鎮此時秋防最急調回船兵自衛臣部實難止之何有一呼畢集可爲牽剿者臨臣首疏島衆悔罪縛逆尚可容其自新願歸寧遠之徒請祈聖明再申官仍爲官兵仍爲兵之義斯則穩實可從洪範計無復之惟有暫撤回府徐當議其所用此時出海斷斷不可道將已誤毋令洪範再誤也

崇禎十年七月初九日奉聖旨海上操縱已有屢旨陳洪範宜圖桑榆殫力料理不必議撤各鎮船兵仍著洪

範統率聯屬併原領出海兵丁船隻見存若干查明具
奏其一切防禦間諜機詗該撫臨相機酌行爾部再確
議速奏

遵旨實奏疏

本月初九日兵科抄出該臣具題爲邊情哨報日急戰守萬倍宜嚴事奉聖旨警報方殷邊臣屢經嚴飭亟當枕戈擐甲晝夜加毖偵防以圖預挫敵氛這奏晏飲盤桓殊可痛恨著即指名據實參處封疆關係匪輕卿宜力破瞻徇用肅軍紀欽此欽遵抄出到臣臣不勝祗懼伏念封疆利害臣與邊臣共之少或疎虞誤國兼之自誤有聞入告弗敢瞻徇臣之職也但緣飲食晏樂人之恒情邊臣積習相

沿未能盡革臣愚聞知者少不知恐多所以不指其名仰藉天語申飭欲使諸臣無所不謹耳今奉明旨指參臣何敢隱竊見薊遼總督吳阿衡才情品度誠為大受之資莅事一月以來止於路將塘報轉報數次而外別無條上方畧整飭新猷為臣部所得聞見即如西協屬夷紛紛東去其虛其實其速其遲其果傾巢全往抑或尚存守門我應作何籠馭使之保護該協必無窺逞而後薊遼可保萬全副之精神作應期之調度是乃該督專責今皆一無所聞臣恐長安盛傳姬妾過多飲醇近婦殆所不免是以有閨閫之娛長夜之飲忘其所事之奏此臣之指專在督臣非

有他也又如喜峯口外看下寬大處所屯兵及要犯中協不知何口之報頻見偵傳撫臣陳祖苞鎮臣陳國威兩俱新任臣以爲宜食不下未卧不貼蓆圖之猶恐其覺據報墩塲斯兵前堂設席戲酒飲至三更方散此或宣力之餘協和文武別有心思而臣習見此等乃相沿惡套撫鎮初政不能痛除後來將何底止是以有連十桌席戲酒三更之奏蓋指中協諸臣而沿邊此風未能盡革者實不止於一人一處爲然也臣疏正奉明旨適按撫臣陳祖苞微臣濫膺重任之揭已於初六日馳往馬松喜太四路矣念此一時之事與他瑕玷不同稍藉警醒卽同歸於寡過伏乞

天恩俯垂矜宥訓誡諸臣以圖省改責成諸臣以昭勵巡防共功其過統俟秋防完日分別上請聖裁賞罰處分庶旣嚴廢惰之萌亦免奮任事之氣矣臣與諸臣和衷共濟毫無爾我之私過失相規宜効他山之義但願力保秋防萬全無事仰爲朝廷社稷封疆有益俯爲諸臣身家性命無憂多言妄言始終甘罪不敢辭也

崇禎十年七月初十日奉聖旨薊鎮重地邊警頻聞督撫鎮身任嚴疆一切偵防秣厲夙宵整飭庶可滅敵奏膚吳阿衡陳祖苞陳國威俱甫受事尤宜痛釐積玩整爾新猷以爲將吏士卒倡豈得盤桓晏樂恬不知怪這所奏姑著通行嚴飭省改俟秋防完日分別奏聞如再沓習相沿定不輕貸

滇兵萬里應調疏

看得朝廷有必行之法侯弘文之奉旨革究其恣淫自取之罪無敢爲飾詞者也軍中有間行之權臣之議弘文押兵其躊躕四顧之心有不容傾盡者也夫弘文之罪豈至今日而始當革究哉兵初入黔黔督臣朱燮元按臣胡平運悉之矣兵旣入楚楚治臣苗胙土撫臣余應桂悉之矣而臣前疏種種之故皆弘文之責又豈恕弘文者哉但據楚撫近日之奏謂弘文不知所在一似與滇兵相離細閱龍在田之奏語語回護弘文實則與滇兵相合其離者顯匿其身使滇兵有犯巳得以卸其責其合者陰行其術凡滇兵所爲彼無不與其謀故臣之料弘文以押兵則不足

以煽亂則有餘而所以處弘文者明明督責以押兵斯隱隱逆折其煽亂彼自楚歸滇計程四五千里一有鼓煽皆弘文之罪恢恢之綱夫豈能漏哉此臣所為躊躇四顧法不宜然而權不得不然者今既奉旨不令押兵則必嚴飭撫按立行提問毋更悠悠忽忽層疊轉行致其潛匿軍中別滋鼓煽斯為得耳不然秦翼明之兵一撤不善為患未已楚地幾何能堪再撤之不善哉其能在田原係土官奉調而出寧無一點忠勤之心降級而歸業已不堪慚沮之極奉旨還著確議臣愚竊計非宜彼所稱戰象戰馬交銃等項即便取之其家不費一錢而能出以佐公家之急亦

自有可嘉者今遠出無功而叠加之罪歸家何以見妻子鄰近何以示土司西南非無事之地大方已見告矣從今而後能一言絕之不復用土司之兵乎臣竊謂此輩乃中國之犬羊用之當別有法彼遠離巢穴爲我招徠矣待之當別有恩皇上今遣龍在田歸宜賜勅書獎誡令行間之臣微功必與錄敘小過姑與湔除本官歸守地方各保寧宇俟其精兵留用戰陣有功仍與本官進秩加賞斯則來去不爲無名而因在田以維繫西南諸彝之心堅其去逆效順之意所關非小寧當毛舉瘢索一一而法繩之哉夫流賊不靖將擾兵騷臣部之責也土司解體生心速禍臣

部之憂也臣若止顧一時一事不爲周環深遠之圖皇上
令日卽不責臣異日何所逃罪是以遵旨確議密切上聞
臣此疏祇候聖斷特須勅諭施行原本批發兵科存貯不
可行之外鎭也
七月初十日中使捧勅旨一道朱書侯弘文恣淫致亂
著該撫按嚴提究擬速奏蘢在冊急公可嘉失律當戒
特賜勅諭獎誡其番剿兵丁有功仍一體敘賚該部知
道

覆吏科重先知之謀疏

看得哨探一事臣部恪遵明祖制以礄邊臣議罪之非無非
鼓舞官丁遠出口外以得邊烽馳聚情形而爲內地先事
之備耳至於臨敵決機用奇用正事有萬變誰謂以哨法

盡之哉科臣陳啓新謂用間之法求大將一人徵以弓旌授以斧鉞又以萬人之餉餉其三千人而使之提調撫鎭書劄役使往來與敵相通此其事誠關軍國大事此其人誠必得聖智仁義之人顧欲詔令訪求隆禮敬事竊計十年以來我皇上之訪求至矣隆禮至矣稍稍智勇之將求見方來而况聖與仁智之兼備者乎臣祇嘆人非其材屢負弓旌斧鉞之典未見弓旌斧鉞之負材也且夫以萬人之餉餉三千人則必三千人外餘兵俱罷遣不用則可不然而兵有何知比例索厚不更增譁譟乎以一人用間提調撫鎭此一人置之何地位以何官其書劄役使與相敵

逼爲與遊烽相逼抑與流賊相逼果否能濟大事免於逼
番通敵之罪臣部懼不敢任若失此一策恐一誤再誤以
終至於誤咎將不免是以畧舉大意仰祈聖裁哨法遵行
祖制與用間原不相蒙用間出於權謀非一人所敢專任
如科臣咨訪有得不妨直舉其人臣部再相商酌免貽終
誤可也
崇禎十七年七月十二日奉欽旨

覆黔督按蜀撫彙報軍情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水西變起臣於閏四月初具黔楚苗賊
蠢動一疏內言黔事三欵首先分別順逆查大方致變之

繇不妨明白實說以便朝廷處分次調川鎮南馳禁川屬土司同逆助兵以爲該撫專責三則議留楚中黔餉以濟額外之需六月初覆御史陳廷謨塘報則惓惓申飭臨以大兵制苗效命而後可議叛討服舍之宜責成黔屬督撫鎮道以一家之人做一家之事務要心心相貫息息相通建一議毋甲可乙否以熒惑事機行一令毋陽奉陰違以顯干節制順可撫毋明挑暗激以妒功害成逆可剿毋彼推此卸以曠貫長幾不一於此臣敢循職舉正請祈聖斷從此處分等因各奉欽依咨行去後乃今觀諸疏如督臣朱燮元按臣馮晉卿撫臣王維章奏報情節大約畧如臣

言分別順逆叛討服舍爲不易之定理而其勢將歸於撫
之一局卽黔督蜀撫所見未嘗不同特以身遠地隔有不
相貫通之處未能應機做事耳夫黔蜀兩省脣齒相依水
西在中腹背受敵今日之事不先貫通兩省之氣脈鼓奮
兩省之精神以夾圖在中之蠢目毋論剿不成其爲剿卽
撫亦不成其爲撫而此日西南豈堪久開大釁且已獻之
土已順之目已定之規畫已斷之葛藤攪而亂之續而引
之寧不悖理而傷道深爲可惜也哉督臣之言曰大兵分
剿水西谷里四出橫剿而各目仍復求撫黔人憤激必欲
滅此朝食容臣相機剿撫續疏報聞撫臣之言曰督臣示

諭遵道仍歸於撫老臣持重之言自是周詳而各將乃欲作成必勦之勢督臣似無如之何皇上神明天縱試觀此言所謂各目仍欲求撫卽是撫臣示諭仍欲求撫之意也所謂黔人憤激必欲滅此朝食卽是各將作成必勦之勢之意也兩臣所見所欲何嘗不同而身遠地隔不相貫通則在督臣有遵義祿愛天同謀助叛藺爇鎭西烏撒無不並起之言在撫臣又有遵義雄所民未嘗少動之言大不相同矣以臣度之督臣身在貴陽距谷里水西尙遠祿愛天等果否助兵原非親見撫臣王維章身在保寧去遵義更遠亦安知祿愛天之果不助兵也此卽兩家道將之言

挑激蒙蔽之口昔年壞事病根今日早宜斬斷臣前已言之矣除却此病罷勉同心似無難了之事但觀疏中隱約情形進止著數臣愚微微勘破不敢不言如方國安先在大方致叛根繇從未吐露明白今蒙聖旨詰查按臣自當確奏至其脫出大方據該道稟報有只得就計殺楊啟鑾全家方國安始率衆衝圍而出等語若然則楊啟鑾之炊當出國安詭謀始而做鬼生疑用啟鑾以殺諸目者國安也旣而圍城事急殺啟鑾以謝諸目者亦國安也國安之罪似乎不可勝誅難以稍從緩議但已經奉旨殺賊自贖仍應盡削職級責充爲事官領兵衝鋒倘無功有罪卽令

督臣軍法從事此隱約情形當勘破者一也諸目藉口報
讐専指大方而言先斷谷里要害我兵既集二萬首援谷
里趨救大方斯爲正理今查報內攻打畵眉阿囤寨乘衝
梭崗賊營是否眞正叛黨扼據要衝爲我不可不爭之地
若迂道採糧乘機搜箐利其所有必無順逆之分激動諸
苗轉增蠭起之勢是則抱薪救火烈燄彌張該道將不能
辭責巡按御史宜體訪明確有劾昔年故弊索蓋頭錢者
從實糾參應拏問者該總督竟自拏問不容縱弛滋害此
隱約情形當勘破者二也至總兵范邦雄據督臣奏內稱
其逗遛不前諸將泣請全不爲動以致方國安等飢不能

忍棄城突圍按臣奏內稱督臣嚴檄頻催竟遣節度不能
直往使七十日死守孤城糧盡內變領兵官已承調遣不
依期進兵策應而失誤軍機者斬律豈容逃今奉旨從重
議處仍同方國安殺賊自贖姑令降三級住俸戴罪聽候
有功准贖無功一併擬議其侯良柱臣部檄調馳赴川南
久奉明旨未據報聞仍令四川撫按查起程到信日期具
奏定奪楊啟鑾先事効忠全家死難一般爲目把之雄而
盡節王事如此凜凜生氣自足千秋原擬廕授指揮僉事
今照死於鋒鏑生前太有奇功者本身褒三等贈昭勇將
軍都指揮僉事子孫襲陞二級指揮使世官仍俟事平太

祠然所家口附焉有司歲時致祭無忝忠烈可也其安隴璧等既已稱兵陷城則於蜀撫投稟坐守本土未越境生事之言毫不足信但在黔督亦有各目求撫之奏事非無因閫外機宜原不中制朝廷止問綏靖軍民保安疆土苗人漢人莫非赤子或先諭後剿或先剿後諭一惟該督審酌行之然必川鎮疾馳臨以大兵制其然命而後可前撫合之機可決事可成後可善未有空言諭之就我戎索者也既經各題前因相應酌擬覆請恭候命下將楊欽鎣贈昭勇將軍都指揮僉事廕一子指揮使世襲仍建祠然所家口附祭總兵范邦雄降三級住俸戴罪副將方國安

職充爲事官俱殺賊自贖四川總兵侯良柱查起程到信
月期該撫按具奏定奪其大方致叛根繇及迂道採糧搜
籌嚴行查奏參拏併一應剿撫機宜該督撫按同心共濟
不時報聞以憑朝廷區處毋得少有疎懈致貽滋蔓統祈
天語嚴飭施行
崇禎十年七月十二日奉俞旨

御前發下紅本疏

本月初九日臣辦事衙門接得登萊監視陳應祥揭帖二
件正擬議間是晚即奉御批紅本密封到臣臣躊躕累日
徹夜未有定見長策敢謬陳愚悃仰請聖裁竊臣嗣昌蒙

恩愛事未及半月皮島潰殘再閱月餘長山變亂凡皆臣
罪不職臣身不祥召此釁孽宜干首譴荷蒙聖慈高厚未
即處分非臣之幸實深乃臣之罪彌積也祇今地懸海外
人在水中綆短無術以羈縻鞭長更憂於駕馭所望撫監
諸臣於遣人安撫之中饒有作用可以不煩兵力去取凶
渠即監臣陳應祥從前議論甚正識力甚高而今島變已
得確偵乞定島將職銜二揭前後忽若兩截臣愚展轉讀
之祇覺將錯就錯無可柰何之意多而其他不復可望矣
欽奉御批俱著臣部看議速奏臣愚具奏何難但照監臣
原意少加劑量亦復將錯就錯曰遣陳洪範出海則亦曰

出洐定沈志祥職銜則亦曰定銜臣恐聖怒責臣臣亦不
足償責何也此事關臣部者小關聖明者大關邑人者少
關天下者多也昔孔子稱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又稱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臣銜門典在軍旅奉有道
聖明出征伐之事者也夫必所出之事協於庶人不議之
心而後可稱有道之盛事衰周之末淫衛之邪何足與言
治者孑言爲政必先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
不成至禮樂刑罰無一不繫於此堂堂天朝雖有潢池小
醜何傷一統全盛而臣敢以將錯就錯不正之名奉我首
出聖明開天下庶人之口乎此臣所謂關臣部者小關聖

明者大也且使今時中國四譯晏然無警偶滋一孽倔彊島中則亦不足為有無朝廷置之度外不屑與較則亦無關於得失乃今不幸而潢池之弄未靖於域中青海之烽頻警於意外行間將士有禦邊而外降如巢丕昌鄭賊而投賊如張全昌者其餘鼓譟之驕卒反側之士司見形匿影不可數計奚啻萬億其耳聽朝廷之號令萬億其目以觀朝廷之標表而今沈志祥者章章然戕殺道將則姑置之章章然挾討總兵則又與之是賞叛也是教逆也毋論不可使聞於外國抑何以示秦豫吳楚半天下之賊半天下之將半天下之兵而戢其志使毋為戎首討其罪使不

敢反脣乎此臣所謂關島人者少關天下者多也一恒人
能辨之况我聖神明見萬里洞徹九淵豈待臣詞之畢乃
前奉明旨陳洪範宜圖桑榆殫力料理不必議撤欽此或
以從權濟變非是則島人之收拾無機而沿海之衝突可
慮也如此則有四策請責成洪範以終始其事而明白宣
諭以先正其名其一優卹道將以昭示海內夫島變之初
起也明明以監軍道黄孫茂取征虜前將軍印於劉中監
之手而急遊登州繳還禮部是以深剌島人之心不能遂
其復設島鎭之意故甘心焉自登庸黜選其兵分設三等
正欲淸蠹積弊簡精鋭而用之其不堪者汰除之是以亦

剌𩇕人之心不能遂其仍前虛冒之意又甘心焉乃無端被害身首異處肝腦投原而且蒙以惡聲種種陷害祇今思之有何影響若不亟爲昭雪特賜優䘏則是𩇕已陷而帥印不當繳回帥已死而兵衆不當黜遐將來窮徼絕域之中誰敢爲國家肩任大事而以身試虎狼之口者欲責洪範出海首先致祭黃孫茂自登廣訪求遺骨收召冤魂而我聖明特下襃忠之詔隆以贈祭廕其子孫昭示文武將吏果有秉忠盡節死於非命者朝廷必加申理優䘏不以逆跡厚誣致令九泉之目不瞑此正名之第一策也其二聲罪首惡以昭示海內夫𩇕變之初起也明係沈志祥

一人以世魁姪子久爲世魁中軍垂涎鎭帥在其掌握而不意印旣繳回局亦旋變是以布散流言疑惑士衆玫道將而甘心焉劫擄商貨搬運糧糗爲一往外投之計士衆覺其狡詐不肯外投不得已而還泊石城徘徊觀望羣心不附間隙可乘自陳洪範劄授副總兵署江東總兵事沈志祥繇此總統兵權更立營伍廢除異已舊將遍樹所部私人兵士遂不敢動間隙至無可乘枉拏孟有陞等解登塞責請加職銜之奏亦似明挾朝廷不得不與何物么麽無天無日敢於如是是誠不可一日容於堯舜之世者欲責洪範出海明白宣諭官兵朝廷已有明示止誅首惡一

人其餘一切不問而我聖明特下殲渠散脅之詔明示首叛一人罪在不赦其餘盡聽安撫不拘官兵商民人等有能生擒志群及殺其首級來獻者即以其官官之仍賞一子與做指揮僉事世襲妻妾財物盡給本人充賞其有素助爲惡者許諸人擒斬獻功每顆賞銀五十兩與邊功同例昭示海內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雖有百千萬人同被汚染盡聽解散一切不問此正名之第二策也其三切責洪範以昭示海内夫洪範之出海也兵舩未集不能援鮮姑勿論鮮敵合攻不能抹島姑勿論第論島變之起洪範亦有耳目何以聾瞶不聞亦有官兵何以束手無策一

則不能捄道將之次再則不能與道將同次三則擅給劄
副總兵又署總兵祗息爲脫身之計而不顧元兇得志爲
所欲爲致兵衆無柰之何四則旣已脫身至皇城又至登
州猶然盜掩耳之鈴而不從實奏聞自請專擅署置總兵
之大罪依此四罪洪範法當重處今姑責令出海相應重
加貶削革去提督府銜止以總兵官降級戴罪圖功自贖
先祭被害道將然後廣宣詔令風動島人止取首惡其餘
一切不動果得首惡俘獻或傳首京師卽准洪範免罪錄
功而島人皆吾人一切疑懼盡釋隨地安插仍食島糧亦
無不可此正名之第三策也四則正名之後繼之以實特

擢池鳳高等以風勵其餘前鳳高之來歸也臣部題請將鳳高加陞二級仍賞銀三十兩池鳳鳴康維都李有功各加陞一級仍各賞銀一十兩百總兵丁查係壯勇各賞銀貳兩婦女各賞銀一兩小口各賞銀五錢就於臣部安犒餘銀內撥給如解銀未到一面不拘何項銀那借給之不可遲頃刻其官丁內有能仍乘哨船前去東島宣傳欽賞密行招誘忠義之人來歸者朝廷破格陞用即與實缺將官該撫明白宣諭鼓舞成功可也等因已經奉有欽依咨行遼撫去久未准回咨今查鳳高等止加虛銜未足示勸且無招徠鼓舞之權合於遼撫標下添設中軍一員即以

鳳高爲之專主招練𪨶衆仍將池鳳鳴等分任中千把總
選其前來精壯兵丁設爲百總管隊査八城戰守各營曠
缺名糧給之責令更番水哨往招𪨶人不拘多少隨與接
渡到寧遠日池鳳高逐名點選呈報該撫衙門過堂收伍
精壯者優給大糧次等者分發城守老弱者撥與曠土隨
便耕種免其起科仍每男子給銀一兩婦女幼小每名口
給銀五錢以爲暫時餬口之計此法實行不過半年内𨚗
𪨶衆次第來歸雖有存者孤雛腐鼠不足爲吾患矣臣爲
此一事晝夜憂思懼不能仰契聖心自取罪戾然臣受恩
深重罪雖至死亦不敢隱忍不言伏惟聖慈俯賜覽觀少

加採擇臣不敢遂謂言之有當然一片赤心仰惟聖明有道之主不容臣部失職不善奉行致冒不正之名也臣又心口自商前議龍在田一事何近姑息今議陳洪範一事何近苛求得毋徽干聖怒罪不可贖乎久之仍心口自答龍在田原係土司且其兵止騷擾原未叛亂陳洪範非土官之比沉志祥明肆叛亂非騷擾之比也且皆臣愚職掌臣不敢言誰代言者臣是以極陳愚悃仰乞聖裁御批定奪臣祇遵刪冗另本具題昭示海內名正言順咸頌聖明有道之長協於庶人不議之理斯狗馬愚心所願報高厚於萬一者也

崇禎十年七月十五日奉聖旨據奏四欵正名褒忠誅首赦脇俱見籌畫深心陳洪範統馭無法以致激變着議處池鳳高依議陞賞仍令同洪範出海先扼石城以北要路然後大張榜諭宣布朝廷止誅首惡一人其餘一切不問隨地安撫各鎮兵船還應調與登監撫鎮協心密圖時時照應若其情形改變又宜相機設法務出萬全其優䘏道將一欵俟有條緒再議該部另本來行應需兵餉會同戶部確議俱卽日具奏

島衆原有忠心疏

竊自皮島潰變長山再變戕殺道將搶擄商民揚帆東去臣等莫知首惡爲誰未能明正其罪請旨處分旣聞衆心不附還泊石城稟求安撫臣等欣然動念凡兹島人皆我朝廷赤子苟能一朝反正有何舊惡不可湔除以故屢疏上聞日望監撫鎮招徠有術靜聽無譁可以不煩朝廷剿

下尺一之詔也乃今遷延日久悪逆彌深據該監撫奏沈志祥公文徑稱副總兵署東江總兵事遂於石城更定營伍廢置舊將擅用私人慘行殺戮刼制官民毫不敢動其有差出別島採草伐木取糧難兵乘間脫歸寧錦咸言人人俱願奔回惟苦無路動遭殺夾各舊將官屢勸不從亦謀殺夾等情如此明明首叛止志祥一人極惡窮凶神人共憤不可一日容於堯舜之世矣審思志祥么麼何能如是何敢如是實陳洪範擅給劄付使之總統兵權惟所欲爲無不如志以至於是洪範此舉教猱升木假虎傅翼祇求一時脫身之易不顧後來收拾之難亦甚悖矣況乎既

已脫身至皇城島復至登州城猶不從實奏聞乃請專擅
朝廷之大權處置總兵之大罪仍然掩耳盜鈴騰獻還印
中策此其罪可勝言哉姑念地絕海外變生不虞洪範受
其要挾且能脫出於轂中或有權謀尚能收擒於目下仰
請聖裁重加貶削革去提督府銜止以總兵官圖功自效
責令帶領親丁併該坐營蕭九韶船兵前去石城左近扼
其要路然後大張榜諭宣布朝廷威令止誅首惡一人罪
在不赦不拘官兵商民人等有能生擒首惡殺其首級來
獻即以其官官之仍廕一子與做指揮僉事世襲所有財
物盡給本人充賞其各官兵已前被首惡脅制所為不法

盡歸首兇餘人悉與赦除一切不問駐居所在聽便安插亦不強責搬移前歸寧遠島官池鳳高已擬加陞二級賞銀三十兩行令遼撫方一藻查其履歷塡註實銜就於該撫標下添設招練中軍一員以鳳高爲之仍給哨船出海與其中軍池鳳鳴等設法招徠情願投奔寧錦之人不拘多少隨與接渡鳳高具文呈報遼撫衙門過堂點驗精壯者優給大糧次等者分撥城守老弱者撥與曠土隨處耕種免其起科仍每男子給銀一兩婦女幼小每名口給五錢以爲暫時餬口之計鳳高等招徠男婦至五百名口加陞一級每五百名口再加一級陳洪範能擒首惡一人安

撫其餘靜聽朝廷號令亦與論功湔除前罪仍加陞賞至於圖敵通麗朝廷別有處分首叛未除不許仍前浪語以圖欺飾違者臣部再參重處恭候聖明裁鑒勅下臣部遵奉施行

崇禎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奉聖旨陳洪範統馭乖方激成島變擅給劄付致肆窮兇著革去提督府銜以總兵官督率各鎮兵船先抵石城要路然後大張榜諭宣布朝廷威德止誅首惡一人其餘悉赦不問隨地安撫有擒斬首惡來獻者加官廕子財物給賞池鳳高著該撫查註中軍實銜並池鳳鳴等給船出海招徠接渡其計功陞級及難民計口授賞依議池鳳高等還與洪範海外期會陳洪範果能殲渠撫衆仍與湔罪敘功其各鎮兵船速行催調登監撫鎮還著協心審圖以奏成功○山松曰此即前疏所謂另本來行者也前段御筆刪去何敢如是使之總統兵權惟所欲為無不如志以至於是洪範此舉假虎傳翼三十字後段御筆刪去至於投

敵通麗朝廷別有處分首叛未除不許仍前浪語以圖
欺飾遺者臣部再參重處三十四字

御前發下紅本疏

本月十九日酉時御前發下紅本該臣嗣昌於本月十六
日題為御前發下紅本臣疇踖累日謬陳愚悃請乞聖裁
事奉聖旨據奏四欵正名褒忠誅首赦脇具見籌畫深心
陳洪範統馭無法以致激變著降處池鳳高依議陞賞仍
令同洪範出海先據石城以扼要地然後大張榜諭宣布
朝廷止誅首惡一人其餘一切不問隨地安撫各鎮兵船
還應調與登監撫鎮協力密圖時時照應若其情形改變
又宜相機設法務出萬全其優䘏道將一欵俟有條緒再

該卿部另本來行應需兵餉會同戶部確議俱作月具奏
欽此欽遵恭捧到臣時已日入臣傳職方司郎中王陛面
相商議遂至昏夜不能具奏今二十日日出時戶部尚書
程國祥過臣寓面商彼此俱入公署臣復將登萊營制兵
餉手草末議送該部斟酌具奏其臣部應行事宜已另具
本上請陳洪範見在登州池鳳高見在寧遠兩路出海不
同奉行事機亦異臣本中微有分別其各鎮兵船調與登
監撫鎮臣已發咨文飛馳知會惟明旨內協力密圖時時
照應若其情形改變又宜相機設法務出萬全此一段應
咨行登萊監視陳應祥巡撫楊文岳總兵倪寵三人臣不

敢入之本內蓋彼爲正名定罪誅首散脅之大義此爲相
時觀變潛行默運之微機也臣前疏言監臣陳應祥從前
議論甚正識力甚高止是島變已得確偵乞定島將職銜
二揭前後忽若兩截巡撫楊文岳奏須再調水師百五十
號協力東去令順我者西來從逆者必戮此是與衆爲敵
中間得失難分且先示疑駭益爲志祥樹黨牢不可破臣
之所奏止取志祥一人其餘一切不問所以孤其羽翼離
其心腹果能宣諭明白信賞招徠即成擒可必而事雖責
之洪範以正其名機必運之撫監以求其濟彼島中之人
採草取米即已乘間脫歸誰肯爲之困守臣差官在登聞

志祥來索米矣監撫應與發米零星卹之長山屬鹿等島令其自已來取卽可施吾間計或誘令脫歸寧錦或仍令反間石城就中挑激衆人行事許以事成之後或陞或賞必不食言彼首惡者一手一足而已安能制數千之手足哉夫島人喜亂從來久矣勿論一志祥不能制雖十志祥制之終必亂也但前此之亂自下人發之而難爲上則以亂易亂無時而止今日之事自朝廷取之而正其名則以正易亂其釁當弭此臣之愚慮祇恐監撫爲臨事之懼當廣之以好謀而成也伏祈聖鑒臣此奏與紅本明旨應否密行該監撫知會調度船隻協心審圖隨機應變不必使

聞於出海之人以致疎洩其蒙發紅本臣擬封送兵科收貯以明臣言非有私隱統候御批定奪遵行

崇禎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奉聖旨昨旨內講與兵船原是與洪範卿部誤認爲監撫續著改正咨行此奏併紅本明旨著密行知會監撫前後紅本繳進御前其島衆原有忠心疏內何敢如是圖敵通麗等語删去行

哈馬東西俱到疏

該臣嗣昌看得哈部原有東西二種其地俱產良馬亟資中國茶布臣曾屢經奏聞至於買馬一節臣覆宣大總督盧象昇再陳卜哈情形一疏內稱察果誠一無他哈來買哈卜來買卜如其大羣齊至東市東開西市西開在我應之速則彼之往返更速而不至以刁勒懷猜在彼聽其分

則我之貿易亦分而不至以爭持長價且使其來而即賣
賣而即歸即近卜且不得生奸而遠敵更無絲伺隙計莫
便於此者等因於本年閏四月二十一日節奉聖旨市馬
不論哈卜來售即買及東西分開密防速應等事宜聽該
督監撫鎮相機酌行欽此欽遵在案今東哈西哈果同時
並至宣府大同若兩市並開誠爲中國大利臣前言不覺
偶符但正當秋防邊情叵測即無東人勾引之說猶當戒
嚴戰守準備疎虞況遼東密雲同鄉屬夷先有其報而今
宣府差回都司卓天意所云打發東邊郎速喇嘛同日起
身趕馬一千五六百匹者似即大同所報囊素喇嘛其人

先赶千匹赴口之事是安得不萬分加慎密嚴防也第
臣又思大同開市已久襲素喇嘛是否東人西哈不難辨
知前此西協所報哈爾赶馬到黃泥窪貨換是已經過去
之說今與卓天意同日起身方到大同市口則與黃泥窪
遠不相干而大同所報東哈往宣鎮西哈來大同者未必
不近情實則馬匹到口仍應速買為宜彼邊烽歲歲謀犯
初不因馬市之開不開即宣大屢被入邊亦豈資哈爾之
助不助使彼不勾哈爾不用哈馬則我中國獨專其利操
縱猶可自如緩急惟吾所命倘彼果勾哈爾果用哈馬則
是明明謀奪中國之利而分之暗暗誘向中國之爾而去

之在我中國尤宜操而不宜縱宜急而不宜緩也臣見邊臣持論往往狐疑不決諉之部覆往返之間事機錯過如許是以冒昧直陳伏祈聖鑒令各鎮需馬至急易買至難乞將上用監馬暫勅停買許令各鎮委官分頭市易勒限五日之內盡數買完該撫監鎮止記進口馬匹其鎮其官買有若干貲具奏報庶馬悉歸官用而夷不入口裏較易為防其嚴兵待變不獨宣大為然薊昌真保一帶俱宜自發精明哨探嚴整烽火接傳但聽宣大徵有情形卽各戰守官兵接信上邊堵禦毋容時刻疎懈恭候命下臣部差官馳飭施行

崇禎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奉聖旨是東西哈馬並至宣大兩市互開警報方殷隄防宜預著厲兵嚴備務保無虞但口外市易是否妥便各鎮委官齊買易致鬧競著該撫監鎮斟酌先後多寡設法速市仍嚴禁違禁貨物五日報竣將買過數目具奏御前暫停一次

遵旨確議武科疏

案照六月十一日該臣題爲遵旨確議武科等事奉聖旨武科原有定額著照舊行行伍中每多戰將罷革內豈盡無材停止春試兩途俱廢督撫選擇益滋鑽營或並年精選以壯猥雜之弊還著另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臣捧繹再三仰窺聖度淵微委非愚昧所及第臣查見行事例如九年春試取中八十名於九年分推陞署盡今十

年春試取中八十名據該司屢稱要於當年用完而前
五六七八等年春試取中未用者尚有百六十餘人此一
途顚倒壅滯亦已甚矣且以今年春試觀之八十人中京
衛居其大半腹裏次之邊方最少而我皇上所謂行伍中
毎多戰將取中纔一二人罷革內豈盡無材亦僅五六人
而已一番春試祗爲京衛浙直開倖獲之門而於我皇上
求材本意無絲毫相副臣是以不憚煩聒屢次瀆陳蓋爲
是也竊意此舉如不可廢當改於秋季舉行而三年之內
一秋鄉試一秋會試各有蒐羅之役矣其不鄉不會之秋
舉行一次先令邊方督撫鎭官將行伍罷革二途保舉堪

用者起送臣衙門題請會官考試酌眞材多寡取之臨期
奏請不限人數其非行伍非罷革者有本等鄉會試之科
目在不得冒入其中非督撫鎮亦不得保舉起送則仰副
聖意務求眞材俯裨邊方期濟實用或於是乎在矣此事
擬議至再至三臣愚所貴其難其愼第不敢知於我皇上
併年精選以杜紊雜之明旨稍能有當一二否伏候聖裁
定奪施行

崇禎十年七月二十三日奉聖旨這春試行伍罷閑准
改秋季於寅申巳亥年舉行以百名爲額邊腹督撫鎮
先期選驗保送如有不堪及不當保送者議處考試官
徇隱並論五六七八年取中未用的並入來年重試其
會試准額二百名鄉試照舊

覆吏部咨仰遵典例疏

該臣嗣昌竊念臣以愚昧待罪中樞凡職掌以內應行事理未能稱塞一二焉敢侵越職掌以外今因優䘏陣亾兼請文武贈廕有干封司掌故呈堂請旨申明臣內媿不暇何容有言但云文武殉難載在會典炳若日星則臣仰稽會典仍有未決之疑應請裁於聖鑒也伏睹會典之作始於憲宗皇帝弘治十年而成於十五年凡例稱本朝舊籍惟諸司職掌見今各衙門遵照行事故會典本職掌而作凡舊文皆全錄云今諸司職掌俱在司封部下無贈䘏陣亾文職之文也至世宗皇帝續修起弘治十五年以後止

嘉靖七年驗封職掌之下亦無贈卹陣亾文職之文其見於會典者僅三十四年題准凡陣亾死節官准加贈之十五字是蓋神宗皇帝萬曆十五年前續修增入嘉靖三十四年之故事也臣部尚書楊博起嘉靖三十四年四月至三十五年正月初為本兵則有急報陣亾官員事內稱知縣王鈇叅政錢泮身統孤兵手刃逆賊忠貫金石氣作山河若不先行甄錄無以彰前勸後合候命下將王鈇錢泮各厚贈一官量與世廕一面立祠死所歲時致祭仍各附入賢鄉名宦祠內以示優異等因奉世宗皇帝聖旨是各官奮不顧身追賊對敵死事可憫王鈇贈太僕寺少卿錢

浒贈光祿寺卿各賜祭一壇還各廕一子與做錦衣衛世襲百戶仍立祠依擬行欽此此嘉靖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所奉旨也較之會典准贈年分正同不知纂修之時諸臣卽據此事而書惟加贈之文歟抑别有所據而移之於驗封司下歟此臣之致疑者一也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楊博再入本兵至四十五年十月止又有盜賊在獗連破城池類參失事官員以正法典事內開守城被殺同知奚世亮照依黃釧事例贈右參議廕一子入監讀書知縣周尚友照依李堯卿事例縣丞葉德良徐九經照依王簿耶湍事例訓導盧學顏照依監生謝志望事例俱贈太僕

寺丞各廕一子入監讀書指揮張光祚千戶曾思亮邵于蕃張珊照依董乾震戴洪事例將各廕襲兒男保送赴部襲陞二級驛丞任栢大使李倫李景美照依巡簡張璁事例伊男准給冠帶仍免本身差役等因奉世宗皇帝聖旨是奚世亮等贈廕都照例行欽此此嘉靖四十二年四月十四日所奉旨也其他類此甚多臣愚不敢盡引姑引二事以見如博所題豈惟吏部封司並禮部祠祭職掌亦侵越之矣設祖宗朝原無此例繇博創起當時吏部一部必不肯默然無言即該部默然無言而我世宗皇帝乃一代議禮考文之王亦決不容越俎行事今皆別無所見而博

爲本兵前後六七年間題請贈䘏文職陣亾層見疊出抑
豈嘗試漫爲歟此臣之致疑者二也臣因是以反覆思之
或者凡百有位盡瘁公家老死牖下以定蓋棺之論仰儌
䘏䘏之恩則文歸吏部武歸兵部而祭葬諡典又歸禮部
不妨從容擬議請旨行之若臨敵冒刃捍圉膏鋒血汚遊
魂身横野草此不分文武官生同一殺身成仁舍身取義
之事則皆臣部事也夫恩贈廕祭葬賞不踰時臣部擬議
請裁奉行恐後先朝定有成例會典偶然闕文後來載筆
諸臣因舉臣部嘉靖三十四年請贈王鈇錢泮之故事增
入一條以爲文臣陣亾亦儌恩澤第未暇詳職掌實係臣

部奉行也不然而同一吏部之職贈廕必繇封司則陞廕必繇選司誰得干之者即同一臣部之職戰守有功文武並擬陞廕䘏難死敵文武並擬贈廕誰得諉之者今選司不以敘功陞廕爲嫌而封司胡以䘏死贈廕爲嫌一並觀而可見也臣部文武敘功不避內交要譽之跡恐於文武即死有乖悵惕惻隱之心又並觀而可見也此事關衙門職掌匪輕關封疆激勸尤重吏部考之典例稍畧臣部徵之文獻頗詳恭逢皇上敬天法祖議禮考文又本朝定制之一時即有未備於先朝不妨特裁於聖斷况肅皇之㞐行具在原不難以丕顯爲丕承斯我皇之聖斷新裁必不

嫌於盡美而盡善臣愚因此考見守城同知得贈叅議縣丞主簿訓導監生得與知縣同贈寺丞乃與同知俱廕胄監先朝恩典如此隆重臣等近擬秩失輕微若復拘拘吏部資格將典史贈一主簿訓導贈一學錄而已使千目不瞑於九泉匹夫匹婦灰冷於慕義是豈封疆之福哉臣爲此懼不敢不補牘上請念文職陣亾與武臣不異會典獨詳於武而畧於文疑屢朝舊制皆有未盡然者伏乞少留聖心勅下史館集議先將祖宗實錄一一考求其年月日某部議邺陣亾某官是何職級有無世廕採著於篇然後裁成差等某爲優例某爲常例某爲無功有罪不加贈廕之例

請祈聖斷刊刻成書頒布海內以備一代之典章以風萬
禩之忠節斯為至當倘或未定之間有應贈邺者臣部仍
照嘉靖年間事例從公議擬恭候聖裁勅下吏禮二部題
覆施行則三部之職掌俱存而慕義之人心愈奮於封疆
非小補也
崇禎十年七月二十六日奉聖旨陣亾贈䘏自屬兵部
職掌文官准會同吏部題覆優常等例臨期酌裁不必
又行集議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七終

曾孫　紉授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八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農秀

孤兒山松同輯　孫農畯同較

農介

山槂　農彥

疏

請明軍法疏

該臣嗣昌頃因覈實邊備預整防援二事分佈責成麤有頭緒乃遣人持檄虛懷以問沿邊鎭守東西邊烽情形我

兵戰守方畧得其回稟言人人殊久之要有所見果能實踐躬行亦自有裨疆圉而有一鎮所言直捷痛快臣讀之感慨傷心竊願舉以上聞而不敢指其名恐開各鎮疑忌之端也其言曰邊烽入犯我之兵力非不倍多於賊甲馬器械非不精利於賊然望塵先奔未嘗一矢相加眞可愧恥倘大家立定脚跟面相砍殺若傷亾過半此爲全勝卽不然傷我七八傷賊二三亦是戰鬭使敵知中國有人與相持而袖手者似覺迥異無柰人人聞警心寒全無戰志邇事二十餘年委靡不振以至於此職愚以爲今日計當立一軍令狀專責之總兵一人總兵能提刀直入諸將領

誰敢覬望諸將領直前軍士誰敢退避倘一鎮兵如是各
鎮兵又誰不觀感而思奮若然則頃刻呼吸之際一刀一
鎗天下安危從此立判矣敵雖至狡連年擄掠意滿彼之
性命亦知貴重未有不爲懼而思遁竄者其言止此臣愚
竊嘆以爲朝廷之用總兵非不望其人人如此總兵爲朝
廷用非不人人自期如此而臨敵之際忽然易心苟全性
命於一時不顧封疆之大壞後來雖付司敗律以常刑然
已無救於事矣況乎爰書出入有不盡之罪囹圄福堂無
正罪之時甚或因事借題脫身以去而秋毫之法意無存
夫何以責人之用命哉臣觀會典行軍號令定於永樂十

二年正統十四年者不啻森嚴今督撫總兵皆未通曉臨敵制勝憑何申令憑何决機且會典所載亦猶畧而未備也臣聞祖宗朝有軍法定律一書在大明律之外弘治中纂脩會典凡例猶存其名而外間不見此書久矣合無請祈聖鑒特勅內府簡查此書發下臣等兵刑二部二科俾得考求成憲重請聖裁刊刻頒布永為遵守但使法令不犯威克有功斯則戰勝廟堂折衝樽俎之上算也

崇禎十年七月二十七日奉聖旨近來師律廢弛總兵各官臨敵苟生未肯用命何繇决機制勝這所奏考求軍法書一永遵說得是定律一書該衙門簡查進覽

覆豫按賊謀合夥逞毒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縣營互報勝敗兩懸奉旨詳查具奏該
巡按御史駁勘已無遁情第終之以置功不論似於法有
未盡者以臣觀之左良玉之提兵赴嵩爲捄嵩也捄嵩而
不至嵩城在嵩縣視之與不捄何異然雖不至嵩城而已
入嵩境且有首功八十級難婦十餘口左良玉視之自以
爲此一行也可了捄嵩之局矣此其故何哉良玉身爲總
兵與巡撫頡頏行事而道府則更不伴故其兵行兵止咸
得自繇可盡之力可成之功未必不當面錯過而纔報一
番之功即旋有一番之罪或虛或實爲忌爲猜有不足以
服其心而止足以餒其氣者此繇馭將之無人核功之無

法故也即如嵩縣之役假有總督總理號令之於前監軍紀功夾持之於後焉有望城不救小勝旋回之理哉今既無以定其罪姑僅止於黜其功而申嚴自今以後總理節制總兵令行雖湯火必赴令止如山岳難搖有不如令者臣部執三尺請命惟我皇上天威臨之毫不錯貸庶有裨於盪寇耳

崇禎十年八月初二日奉聖旨據奏左良玉援嵩不至明屬逗怯何又報有斬獲多功俱經驗明還著該按再行確查奏奪

覆秦撫臣罪議處已晚疏

該臣嗣昌看得陝西一省地誠廣賊誠多巡撫一身誠不

能遍歷一省而了圖賊之事然自有賊以來輟三邊四鎮之總督而專代省撫以驅除爲日久矣省撫儼居中調度之官有急則呼總督總督任奔走禦侮之事縱急不呼巡撫爲日旣久有如固然不始於今任之孫傳庭也而傳庭在事條上方畧與實見施爲振其大綱迥異疇昔臣於每疏奉旨未嘗不詳酌覆行而且深致責備於總督洪承疇望其於六七月閒盡盪秦賊也乃六七月來兵日益孱賊日益猖似全秦士馬無柰之何臣另疏上聞旣如彼而該撫屢疏覺施爲方畧亦旣屢遷臣第舉前三欵如云漢中爲治臣信地不敢望治臣厲兵專剿但能斷賊外出即係

治臣之功今則欲復設鄖撫移駐漢興較前疏異矣加云標兵次第招練仍成一旅清出屯軍訓練尚堪一割定不在川兵之下又不耗剿餉一分一文既則留陜西遼餉一十萬五千餘兩俟山西四川均攤等銀湊支將別省剿餉扣抵照數解京較前疏異矣今又欲設鄖撫移駐漢興寧縮兵減餉分撥八萬兩與之臣初讀之喜謂有八萬餉銀可令鄖撫整備勁旅當賊一面再讀之思非復鄖撫乃創漢撫也三讀之懼該撫之標兵之屯軍未遽就緒其餉在四川在山西且恐難恃而別圖之又以何者爲分撥之八萬乎此漢興設撫一節似難輕議者也況鄖撫見在䏻調

慶滇兵出奇破賊方奏大捷臣部已請旨勉留而該撫前

疏謂不望治臣厲兵專剿但能斷賊外出卽係治臣之功

斯爲正論若漢興商雒必須預撥一枝專任剿殺之兵畜

養待賊卽在該撫自撥八萬之餉選將練兵及早爲之備

已則不爲而待創設漢撫然後爲之其更何日之有臣部

懼不敢任也臣奉確議之旨不敢執一已迂愚於衙門內

外博諮有識然後擬議如此伏候聖裁施行

崇禎十八年八月初六日○山松曰孫公之言如此此先人既受折東寧有嘿然者且未云博諮有識亦非先人之私言矣然以此得罪孫公時時鑿枘且從旁射覆譏擬兩公氷炭小史蛇足奉縣於此此疏安得不存

狡賊東下疏

臣昨辦事衙門見南京守備太監孫象賢賊逼儀楊六合幾破之奏不禁拊膺頓足賊果於山中避暑稍及秋凉乘間東下也查本月初四日應撫張國維有賊勢東趨浦六危急之揭謂七月初三日申刻於安慶解維初五日途次江浦六日黎明達六合單騎率兵撫安百姓衛濤星往抽選吳兵約半月內兵至今監臣奏賊以七月二十日早到六合正合半月之期吳兵何不至也又該撫揭六合知縣鄭同玄稟七月初一日忽有冢小船二十餘隻逃寇過此一夜居民登舟去者不知凡幾若復有報則空邑而去等因今監臣奏二十日賊到六合二十三日報往天長此必

無城之邑無人與守賊燒房屋不復西行取道天長盱眙
維揚之勢適接淮撫朱大典塘報賊情之咨謂揚州之兵
尚未抽調揚有鹽臣監臣道府縣俱全料理有人或可無
事但發兵東剿僅同知楊正蕊副將馬爌遊擊楊正宗等
不滿四千欲得皖撫督兵前進扼廬六之衝劉良佐督兵
前進與標徐合勢而左良玉疾馳江上與主客內外夾擊
賊入水鄉已陷死地監臣奏內亦謂南兵部發章國武駐
觀音門趙應科守龍潭夾許自强屯天寧洲犄角相望水
陸戒嚴而揚州三面環水理撫諸臣速派重兵合剿則陸
馬水舟不能馳渡乃賊必死之地其籌策良是臣愚無以

踰之顧臣前愚計欲開張十面驅賊中原盡力合剿則賊雖狂突我東而鳳泗南而承天祖陵在遠可以穩固無虞今既直走東南極地形勢又大變矣苟無大兵痛剿必盤旋而不能去故今日之事因其變勢乘而掩之爭必勝之策成蹙賊之功在此一舉所患者諸臣狃尋常怯懦之見恣諉卸玩縱之習信飃話譏忌之私心膽不一智力不畢爲害甚大爲罪莫原而不早悟耳臣計總理熊文燦起行有期此時將次可到臣前擬安慶講求下手今當再進廬滁之間反扼賊吭使淮撫悉所有淮兵障其北應撫將所抽吳兵障其南而理臣合左良玉汪雲鳳等馬步之兵障

其西各陽示堅壁陰相出奇以晝夜不息多方撓敗而東
北鄰吳惟浙撫近再抽回汛兵二千急過吳淞堵瓜步京
南臨淮惟東撫近量抽省營兵一千急走徐泗護陵闕其
豫撫王家禎見在南陽急選滇兵之殺卽賊著捷功者躬
督至光固楚撫余應桂見在黃德急檄黔將新調至稱精
悍者星發趨蘄濟各聽理臣調度隨地截殺盡忠竭能而
皖撫措置方新操江應援有素水陸畢集窒隙蹈瑕亦各
惟力是視仰皇上威靈盡殲此股大賊餘賊自然膽寒瓦
解不敢正視東南斯莫大之功也或疑賊馬我步賊衆我
寡賊合我分賊疾我遲豈便遽能得志臣謂賊多西北鈍

滯不如吳楚剽輕賊馬惟利平原不耐溝塗沮洳賊長弓矢短刀我以火器勝弓矢長鎗勝短刀賊白晝馳驅我夜行砍襲賊乘馬我絆之陷之賊奪船我鑿之沉之但一心膽畢智力未有不爲我擒者而我一其心膽志力以圖此一股大賊則其餘地方小小攻掠責道府州縣自爲城守勿羣起疾呼揪兵以亂人意以分吾力此就望聖鑒暫寬法綱而責成功斯臣迂愚之祝願也其江南一面上下數千里有南京內外守備部科文武諸臣棊布陵寢都會之間晝夜毖防戰守儲備固當萬倍疇昔而上而池太下而鎮常南北渡口所在尤必應天蘇松上江下江巡按四御

史不時躬閱彈壓銷萌期可萬全無患臣擬議如此伏候

聖裁採擇勅臣遵奉施行

崇禎十年八月初八日奉聖旨逆寇謀突維揚自抜燃

地協圖剿禦已奉屢旨這奏內理臣進駐盧滁淮兵障

北吳兵障南該理集左良玉等兵障西設奇炒捕仍令

浙齊豫楚四撫選銳夾織皖撫操江水陸環應俱依議

務使同心竭智一鼓盡擒餘賊寒膽蕩平刻期可奏總

理速催調度諸臣不得諉延其翼護鳳泗陵園兼防留

都內外及江防扼守兼責巡按四御史查閱遍著申嚴

馳飭行

直陳臣罪疏

竊臣嗣昌受事至今一百五十餘日條奏剿賊兵餉奉旨

行文督撫亦一百二十餘日矣稽其實效未覩分毫毋聞

破幾不勝驚懼此臣不職之罪清夜捫心無地自容不敢

不告皇上請賜處分以昭國法者顧念臣忝中樞文書調度之外亦難躬代地方之事如使各該督撫實心辦賊選將練兵一百二十日內亦儘可以有爲臣頃細查兵數惟湖廣巡撫余應桂報楚兵漸集疏內於舊將秦翼明楊世恩所統之外別有調募自處錢糧將滿成額此外如鳳陽一百二十日未曾選將練兵今日牟文綬明日劉良佐而已河南一百二十日未曾選將練兵今日左良玉明日陳永福而已陝西一百二十日未曾選將練兵僅一賀人龍之外別無可稱名者夫此一百二十日再加兩倍即是一年諸臣不自選將練兵實心辦賊看看一年過去何以仰

副君父責任俯慰生靈倒懸中謝海內士大夫玩寇殃民
老師匱財之口此非諸臣之罪皆臣蒙恩倖免不能舉職
警醒諸臣之罪也伏乞天恩先將微臣太加譴斥以示榜
樣以塞釁殃使諸臣悚然知任皇上之事無敢逃皇上之
法如謂將練秋防斥臣反滋卸責亦祈盡削官階俾以白
衣領職臣頂戴天威申明國法再觀諸臣一兩月後仍如
是者臣頓顙闕庭舉正其罪不敢有辭矣

崇禎十年八月初九日奉聖旨樞部居中運籌一切選
將練兵力圖辦賊是督撫專責據奏數月來募調錢糧
惟楚撫報有成額其餘鳳豫秦各撫尚自杳然玩忽相
沿蕩平何日豈容以馳逐行間爲解姑著通行嚴飭星
夜料理務須餉足兵精克副十面師期太掃寇氛仍勒
限奏報如再稽遲卿部參來重處不必引咎該部知道

東賊數日無報疏

竊惟六合報警距今將及一旬未見撫監諸臣有一續報到部東而儀揚北而陵寢岌岌可慮臣心不啻如焚本月十五日適接理臣熊文燦交代起程之揭而舊理臣王家禎貽臣手扎謂差官往接同話約七月二十六日可抵安慶云云臣爲之稍解眉結又念理臣標下無一枝勁悍馬兵可以衝鋒陷陣者僅僅左良玉徘徊進退江淮河雒之閒指麾不一分應實難近日關寧監臣高起潛急請馬匹殺然以盪寇爲已任臣非不迫欲贊成而又接東西邊報虛實紛紜撓亂人意衝邊責重未敢輕動此兵也科臣陳

敵新大聲疾呼欲發京營兵往臣又恐大營兵馬爲壁衛
神京而設邊防尚未解嚴此兵亦難輕議正在躊躕四顧
間有勇衛營副將等官孫應元黃得功宋紀張一龍等呈
明督理親詣臣部慨然請行臣念此營中有邊兵誠可資
殺賊之用而扈從爪牙詎當遠出即一遠出間有三難焉
一糧餉二節制三往還也乃各將懇請不已謂此兵原非
額設繇近年創議訓練而成情願殺賊報效如敢違節制
即請立軍令狀於本部前而糧餉所費不多輜重種種夙
備一往無前誓不反顧其志願如此臣問其數幾何曰一
萬二千餘人臣懼其多意未能斷與新任職方郎中趙光

扑言之欣然佐臣以斷之一字謂一萬人亦不爲多臣愚竊計一萬中更選精銳馬步得六千人合股行程同心殺賊但仍聽總理節制足以濟矣緣今賊在儀揚重地兼逼陵寢要衝環顧邊海秋防各兵未便抽發臣故萬不得已擬議及此伏候聖裁施行

崇禎十年八月十五日奉聖旨儀揚賊勢披猖亟應剪滅拱衛陵園這奏勇衛營副將等官孫應元等慷慨請行壯烈可嘉准挑選馬步精兵一萬量帶雜役著督理劉元斌盧九德統率前去蚤蕩賊氛戶部塡給糧單中餉沿途應付務令約束行伍秋毫無犯至彼會同總理等官協力剿賊功成賞懋朝廷自有特典爾部卽行申諭

覆豫省宗紳流寇三路犯豫疏

認臣覆看得河南一省賊居天下之中古來四戰之處流賊數年以來西入秦南入楚東入淮皆取道於此無一州一縣不可犇馬而到亦無一州一縣可以控扼當關雖有十萬甲兵分佈擺守猶將不足而况乎僅僅一萬五千尚然三分缺一也此其計將安出將任賊縱橫而莫之禦乎抑多調客兵代爲戰守而令此方皮骨心髓不盡於賊者又盡於兵乎是皆非策則惟有團練土著兼自爲戰人自爲守使賊來無所掠去則解嚴賊自饑疲我自堅定而後以不多之官兵乘賊必敝之勢伺賊必出之途迎機剿殺奇捷可收此不易之定理也臣前受事之初屢申此議嘗

恩召問臣對揚四郭三撫俱甯初有人收拾甚不可爲殺賊勁兵聖意似不以臣爲妄謂也奈何一百二十日悠悠過去未曾著實料理以至於今賊來緊急無可奈何該省鄉紳拜上此疏亦詣朝房與臣面商臣指邊海無兵可撤即一左良玉爲河南援剿之兵而東睹鳳泗南顧儀揚有不敢堅留之爲河南用者因是具疏賊東下一疏欲撫臣王家禎自南陽駐督滇兵聽光固羅塘報賊情一疏又欲調周天命兵渡開封而各道標兵俱挑選應用劉洪起等亦鼓勵前驅不敢曰此河南之兵足乎河南之事亦以上此河南之人應保河南之土而已如其不足秋防少撥臣當

酌調邊海之兵次第往援然預處芻餉從何而出此臣躊躇至盡仰對君父旁告縉紳此心此日不敢有二者也善乎陽城王之疏合練鄉兵實圖戰守奉旨著臣部看議臣部有何異議亦惟曰有實練鄉兵之人則自可以圖賊有實圖戰守之心則自可以練兵其人在我皇上選擇而使其心則爲臣子努力自盡有其人而不盡心者文武大吏立寘重典懲一二以儆其餘庶幾賊不難定也諸臣纔議用兵便及用人一節良有深意臣故懇切言之伏候命下臣部轉行遵奉施行

崇禎十年八月十八日奉聖旨是豫賊披猖地方州縣果能合練鄉兵實圖戰守何難剿禦著該撫道有司殫

心料理設法圖練務期東西四應隨方抵殲如仍玩弛疎誤定置重典爾部即行馳飭

島事久無一音疏

竊照臣部前奏島衆原有忠心一事奉有欽依行登萊撫監及鎮臣陳洪範二旬餘矣一向音信寂然未知作何舉動想諸臣深心密算定有微妙著數勃發一時不在紛紛入告第臣前差官送咨得其回報未見踴躍擔當此時秋令已半海風漸高轉首寒冱又有數月之隔養癰待潰不如太下刀圭猶可望其起色也況即此二旬之間已不勝其徘徊猶預之狀保無謀未發而先泄黨將合而不孤坐失可圖之機更成中變之局乎且不特於登萊也山永撫

臣濡任題發樓應祥之兵不知果發若干遼東撫臣方一藻咨報池鳳高之行不知果去與否使島事不臧諸臣之憒憒皆切惟臣部建議諸臣之翕應斯難臣愚竊不得其解昨因入朝會推與科臣淩義渠言及此事亦云惟速發可以圖功遲則轉憂敗壞臣是用仰請明旨密行詰查此事如疾雷破山快鷹搏兎乃能有濟兵久變生蓄疑謀敗非所望於諸臣也

崇禎十年八月二十日奉聖旨奏內㨿宜著該撫監鎮不時密切馳報其樓應祥池鳳高船兵調發若干併起行日期仍著查明速奏該部科亦不得以詰查預卸

覆登監謹陳目前關切軍機疏

該臣嗣昌看得島變一節使臣部但執一理曰此皆叛人必盡討之幾何而不激大變乃該鎮必盡諸事曰待我全備然後爲之幾何而能決大機夫所謂決機者亦視乎人心焉已耳羣心順逆猶豫未定是一機力役咸劫勞怨交作是一機採木取艸得便隨逃更不但有其機而已失此不乘欲待登萊水陸兵馬整齊各鎮舳艫加調而後舉事是必朞月半年之後彼中盤踞既已定人心不愈堅兵力不愈振乎而我且於何圖之惜也臣部之議專在招衆人以除一人故曰將來還卸長山廣鹿等島令其自已來取即可施吾閒計誘令脫歸寧錦或就令反間石城挑激衆

人行尋此米運去彼無不取之理一取之而知朝廷不殺衆人且用衆人此之恩德曉然於衆心彼首惡者失道寡助何能爲哉乃該鎭之議未能取一人而先駭衆人如曰漸斬其餉是斬衆人也漸餓漸窘是餓衆人窘衆人也待我漸斬漸餓漸窘衆人之挺而走險久矣然後徐問其罪曰罪止渠魁彼時誰非渠魁又誰可問誰可止哉且欲俟秋深風勁島衆不能揚帆而後圖之夫秋深風勁賊不能揚帆我亦不能揚帆矣將隔海而問罪乎此臣所不能解也又欲添調兵船以搗敵巢爲名刻期催會夫水中搗巢此島人欺哄朝廷之說耳臣可爲此說以哄島人島人果

信之曰是搗敵巢非爲我也不疑而駭激而起乎此又臣所不能解也臣昨未知監臣有疏具有島事久無一音一疏內如催調山東寧錦船隻已言之矣今一面行文催促計秋深風厲不過半月即爲撤回守凍之期必不能朞月半年待登萊水陸齊備而後舉事若加銜戴罪必欲朝廷無名而予之兼示衆人有主而奉之爲島上深根固蒂之著長城中觀望效尤之風臣不敢任也監臣欲勒臣部勿疑其過慮臣則非特過慮之疑而件件相反之疑如臣部議只以接濟米糧爲誘衆之著安衆之心用衆之計而所取者衆叛親離之一人如監臣議必以多調兵船窘折潤

米爲脅衆之著疑衆之心駭衆之計究將不能取一人而反堅衆人之附一入秋深風勁誓斬將行彼不狂逞迫索於登州則有相率投敵去耳此兩議判若黑白臣不敢不明白發揮致滋舍誤伏祈聖鑒密勑監臣能用臣議用之如不能用聽其便宜處置但除請官請印添調兵船加增島餉四事斷不可行外其餘急著緩著閫外專之可也

崇禎十年八月二十日奉聖旨處事固貴萬全應機間不容髮奏內接濟用衆機宜還著該撫監鎮虛心商酌相機密圖毋致後時貽悞爾部即行馳諭

孤臣泣謝聖恩疏

竊臣嗣昌草土孤孽冒罪備員半載於茲百無一效方擬

束身屏陌仰請嚴譴本月二十九日兵科抄出該臣題爲兩河套部約日齊犯等事節奉聖旨楊鶴贈太子少傅郵銀三十兩欽此欽遵抄傳到臣臣不勝感激嗚咽念臣父已謝人間天恩尚加地底知臣父不敢忘結草之報愈增臣不能荷析薪之悲除臣報名廷謝外有狗馬下情不容不附陳天聽者緣臣父於前年九月十一日見背臣繼母於去年九月十七日繼之在尋常人子服制是爲大祥小祥之期而臣生違侍養訣憾終天今者遠離淺土逐隊市朝又不敢終日披麻帶索以盡哭泣之禮也臣聞鳥有梟獸有獍以爲不孝人猶惡之而況於人乎用是懇乞聖恩

容臣暫解部務屏居郊外少展哀思兼以新奉天恩告知臣父此臣狗馬至情萬萬不容已者也查此月中有朝審武闈大典應請聖命臣同官尚書王業浩署部事侍郎張福臻知武闈庶料理咸得其人職業不憂曠廢矣

崇禎十年八月二十九日奉聖旨覽奏謝知道了朝審武闈俱係大典卿還引義急公毋得請假求遂私情該部知道

覆遼撫密奏軍機疏

該臣看得用間一著軍中微妙作用難以顯言臣叨任宣大曾具謹承天語申飭謬獻微臣千慮之愚一奏畧言間敵之說有五間敵之人有二雖蒙聖心俯加采納部中造

未能行昨科臣陳啟新疏言用間臣部亦未能行者其言
博而寡要且原未得其人也今撫臣方一藻得瞽人周元
忠以爲可用遣去探彼兄弟子姪有無同異或探西邊諸
部有無怨望此與臣前所奏畧同若云密投孔耿挑動民
心妹未敢必至云舊撫王化貞曾遣招誘遼民約有萬餘
訂爲內應化貞蓄疑不決爲彼早知此一段臣不敢信假
使今遣元忠前去探得眞確情形密來報我可也其間別
有作用使之內亂自相殘殺可也萬一不出兩者而云約
有多人內應須我出兵往攻能乎不能乎又或反動彼兵
云其中有爲我內應者信乎不信乎臣愚人也不敢言

慮之中必有一得亦不敢因無一得預廢千慮也謹密議

如此乞勅撫臣方一藻徑自決擇施行

崇禎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奉聖旨奏內用間機宜著該撫詳慎酌行

套目大舉入犯疏

武選淸吏司案呈卷查先准職方淸吏司手本奉本部送內開崇禎三年八月內該本部題覆過陝西巡撫吳甡查勘寧鎭斬獲千酋捷功緣繇節奉聖旨這寧鎭功次殲厥渠魁且斬馘八百有奇允稱大捷文武各官勞績可嘉楊鶴加太子少保廕一子錦衣衞正千戶世襲賞銀四十兩欽此欽遵備行到司呈堂查取應廕兒男的名以憑題

授在案今奉本部批稱先臣楊鶴以寧鎮告捷功久蒙恩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應本部長男楊山松承廕批送到司案呈到部看得陜西寧鎮敘功蒙恩廕一節旣經奉有明旨該司查理具呈前來相應題請合候命下將臣長男楊山松廕授錦衣衛衣中所正千戶行文該衛遵奉施行

崇禎十年九月初一日奉聖旨是

覆蜀按䕫情叛服無常疏

看得水西之局督臣本意欲撫而聲言必剿不剿不成其撫也蜀撫始終欲撫故云先諭後剿諭之不聽則會剿自

不敢後旣而閩大方被克諸苗煽動始知蠻情不可保撫局不可恃而會剿之兵迫於禦寇而不能分也督剿之將敢於玩遺而不爲用也於是蜀撫同舟共濟之心幾苦於莫可效矣善乎黔按臣之言曰爲剿爲撫仍令督臣便宜擇將事權旣一庶無十羊九牧之慮蜀按臣之言曰剿撫非不可互用自一手全用之可課其成兩地各執之必不能底績此今日措置水西之定局卽剿撫並行不悖之圓機剿之之法惟遵奉明旨首分順逆而已撫之之大意卽如蜀撫所云葬殀者之骨安生者之業而已至於兵餉則取諸蜀楚之協濟將領則責成戴罪之范邦雄與失事之

方國安各令圖功自贖此皆臣部屢疏條議奉有明旨者是在督臣一力擔承以剿成撫永就綏戢豈獨黔疆息肩即滇屬並受其福矣

崇禎十年九月初三日奉俞旨

覆通鎮明白回奏疏

該臣看得武官不許徇隱明旨炳若日星陳一貫之擬戍也明旨再三駁定臣部前奏已詳今據總兵劉澤清回奏一貫之自請從征也尚在刑部未結正臣部未編發之前而一貫自已脫然於法外且自已投入於幕中以穩窠爲有功應敘之人矣是通州之伍曾一日之未著朝廷之法

嘗一日之未伸於明旨之不許徇隱者正相悖也第澤清武人原未讀律且不知刑部未覆一貫原係罪人不當薦其投用今之回奏所謂鹵莽用人者乃其實情似應仰乞聖恩俯從矜宥量加澤清罰治以絕戎官徇隱之端其陳一貫非能提刀殺賊者也不過毛錐舌劍之徒慣爲舞文弄法之輩嚴行著伍方塞倖門臣等爲朝廷守法不止爲此一人而已

崇禎十年九月初三日奉聖旨劉澤清著罰俸二個月陳一貫嚴押著伍如再逃脫即以逃軍坐論

再懇天恩疏

臣接邸報該臣奏爲孤臣泣謝聖恩附陳下情萬苦懇乞

聖慈俯憐暫假事奉聖旨覽奏謝知道了朝審武闈俱係
大典卿還引義急公毋得請假求遂私情該部知道欽此
欽遵抄傳到臣臣不勝感泣念臣自離草土趨赴國門雖
不敢託於急公之誼而犬馬私情不能自遂爲日久矣恭
遇我皇上朔望視朝經筵饗祀諸凡大典臣皆屏營公署
弗預班行今之朝審則有部寺多員武闈亦有同官率屬
各治其事臣原不足有無無奈當此一月臣二親雙慟萬
感攻心實有不能如常視息者仰奉明旨弗敢遠出邸居
尚望聖慈免臣朝叅公座臣暫假私寓苟完簿書雖形影
自弔無贖於百身而泣血漣如有瀕於九死此臣之萬萬

不得已焉者也臣語非吉祥不敢頻瀆伏惟聖恩俯賜鑒
憐臣無任迫切待命之至

崇禎十一月九月初四日奉聖旨大臣以君命爲重鄭官
勉遵前旨以完鉅典不必又請督假該部知道

覆登監塘報擒解首叛疏

該臣覆看得島上之事蒙我皇上聖斷不疑罪人就縛該
司言之詳矣乃所以致此者則該撫監鎮潛機密運之功
也而運機之妙尤在使沈廷祥自縛李逢春父子其心愈
危而不安其黨愈攜而不固該鎮乘此機會量帶兵船直
泊石城徑索廷祥於衆人之手臣敢必其唾手可得而散
遣大衆安插八城決二十年之大癰醒二十年之大夢在

此一舉然後監固罪犯伴解京師明正典刑旌卹道將大賞該撫監鎮之功而示天下叛賊卒就誅擒之榜樣其登衆尚修內備嚴整水兵更迭遣哨可以間行傀儡可以笑出瞰敵伸縮自如卷舒莫測從此痛絕續貂養虎之遺患而兵濟餉實更不苦於漏巵焦釜種種虛耗之難堪此臣前後歷歷疏陳御前不自今日言之者也若此時仍不決機少需緩粟雖誅廷祥逢春輩數人而後來之爲廷祥逢春者旋踵再見爲患無窮臣自昔年理餉親見此事無中造有釀患如斯久居關門更悉情弊痛心疾首久矣不圖今日忝竊中樞得嘔忠言於主上也

崇禎十年九月初四日奉聖旨島叛首惡已經解登著部差的當員役解赴法司研究具奏仍遵前旨作速相機密圖以靖海氛

覆秦撫恭報甘兵抵鳳疏

該臣等看得陝撫孫傳庭前後章奏不一臣部隨酌覆而無呼不應其請兵也以甘兵二千餘應謂是河西勁旅可資一臂或不致如前此川兵延兵之不可用乃今又云非賊敵手而思用延兵矣用延兵又必須王威親統而後留之西鳳間難矣哉臣恐屢選屢更迄無可用之兵賊當何時受剿竊意兵之強弱無定形惟視乎將將之能鄙亦無定局惟在乎發縱指示之人而發縱指示者亦原不能東

西偏到惟其所選之將所示之方刻期申令之必到則亦
與身到無異而該撫前一疏謂漢與商雒不能到必移置
郎撫否則已寧為漢撫而另推一人為撫西鳳今此疏謂
秦隴之西不能赴否則已寧赴秦隴而移該督於西鳳
關之間如此謂之極任也可謂之極讓也可即謂之任讓
兩無所據而卸責焉亦可非所望於該撫也清屯已畢招
練得人再將甘兵鼓舞用之脚踏實地步步做去西賊重
大該撫與督臣夾剿於西其勢不能顧東則以西賊之剿
撫為功罪而東姑勿論東賊重大該撫與理臣夾剿於東
其勢不能顧西則以東賊之剿撫為功罪而西姑勿論者

此身不東不西適中處於無賊之地而曰東西失事皆非我也地方無此節鉞朝廷無此功令該撫賢者爲法受過豈俟人言臣部職司功罪循職擧正曷敢失墜此則該撫所請勅部議覆分别責成之定案也其甘兵止二千餘官目一百七十稟餉種種不齊乃該督因循狥溺之過果能奮勇殺賊朝廷當以陞賞酬功何令紛紛耗餉爲哉此不可不行該督撫通體釐正勒限報聞者也

崇禎十年九月初四日奉聖旨督撫功罪一體協力夾剿屢旨申飭孫傳庭著與洪承疇等彼此同心隨賊東西殲堵蚤奏蕩平豈得分别以滋規卸若失時僨事國憲具存甘兵乃聽孫傳庭調度毋容又更甘兵稟餉事宜作速釐正　山松曰按此疏前半開罪孫公而後稟餉種種不齊該督因循狥溺等語且開罪於洪公爲小

史媒蘖造謗之端矣然自事後平心觀之可是正論否

覆薊督選補薊州守備疏

看得薊州守備一缺頗爲衝要自高時棟以庸劣克數營務廢弛極矣非得有勇知方之才整理訓練壁壘旌旗一切必無起色也今張師聖坐缺討推自行呈乞而督撫諸臣卽爲據呈題請使師聖聯此呈卽得此官是朝廷之官爵皆任人揀取之私物有之亦不足爲榮矣臣部堂司官毎用一人補一缺必不敢自執已見虛心以待各督撫之具題謂其遴選必精人地必宜也豈知諸臣不自選擇僅聽各弁之呈乞卽曲狥而俯從耶此外尚有倚牆靠壁假

倚勢力者有挾而求不一二為之聽從乎臣不獨為師而一人斬也此人或屬可用此端斷不可開當聽臣部另甲其人而別推補缺以杜各弁紛紛呈乞之漸可也

崇禎十年九月初六日奉聖旨是

酌議武闈未盡事理疏

閱向來臣部題准條議有能刀石並馬中四箭步中以上而策論不通與夫策論通而不能刀石者必馬在六箭以上步在四箭以上量取置後否則不取云云其中似有未盡事理合請聖裁緣今歲蒙恩廣額取士二百名頃投文士子雖約二千有奇而臨期不到甚衆恐初二

場澄汰之後三場人數太少去取不便臣欲請令二場步箭准其通入比試不以初場技勇馬箭限之何也以臣所試順永保河士子弓刀石三事俱備者爲數不多推之天下恐皆此類然有三事俱無而年力精銳騎射却長者假如不試馬箭必無以見其所長也至於馬箭雖經議准有能刀石者四箭以上不能刀石者六箭以上量取置後之分然士子本來無馬臨期雇覓得良馬則肯縣箭道上把爲易否則不由箭道上把爲難至於庸老之徒偏覓欵段利其行遲全把皆中實爲不堪是僅試馬箭亦無以別其所長惟步箭巧力必備優劣難逃且合南北邊腹討之其

地有不產馬其技有不用馬者而皆無不用步之理故臣
謂二塲步箭準其通入比試斯足以盡天下之材此立請
聖裁者一也初塲試弓刀石馬箭二塲步箭分之爲五事
合之以觀一人五事兼全上也即策論不通亦准量取有
成說矣次則五事而有其四亦得入塲以觀策論此外皆
不得入矣臣恐入塲之後又復寥寥竊謂五事而有其三
亦不宜棄之所謂三者弓石刀居其二而馬步得一或弓
刀石居其一而馬步得二是皆堪用之材倘弓刀石馬箭
俱不合式而步箭七八九矢似宜亦以偏長見取再觀策
論此立請聖裁者二也臣前擬中卷三十卷南卷七十卷

北卷一百卷原爲廣收邊材之意乃京衛士子以人多數
狹具奏奉旨臣今酌議俟二場完後看所收入塲士子京
衛邊腹各得若干人然後斟酌上請如入塲人少徒取充
數無益入塲人多通融前額之外未爲不可但士子因定
此額遂紛紛有冒籍之攻臣欲摘還原籍而倉卒無憑恐
滋別弊莫若仍照鄉試錄猶爲可據俟今科事畢通行省
直釐改冒籍爲當此立請聖裁者三也夫武闈取士必奮
力方剛斯可勝經營四方之任年老者無所用之初塲弗
閱四韋不免勿恤二塲則稍假矣乞勅監視諸臣令士子
親近案前辨其年貌約五十上下庸老不堪者大書一老

字於姓名之上以便臣等覆查必弓刀石馬步俱全方准收於三場少不全者卽行斥逐此立請聖裁者四也

崇禎十年九月初十日奉聖旨據奏酌議四款依議前二款不必行如合式者少不必取盈

覆直保太監秋防孔棘疏

看得劉昌祚於本年七月初一日新經按臣謝秉謙叅處謂其折衝無狀斂怨有聲寥寥伍欲成虛洶洶變幾不測歷臚其貪橫尅軍之款已奉明旨革任回衛矣乃該弁應回而不回戀戀執鉄搖尾哀乞甫掛白簡便欲然灰此端一開濫觴將不可止國法盡廢臣部復何所持循以進退天下之武吏也遵奉明旨看議速覆臣等不敢骫狥合請

聖斷將劉昌祚速逐回衛不許仍在地方干與營伍鑽刺委用以爲國家少存飭武懲貪之典恭候命下遵奉施行

崇禎十年九月十二日奉聖旨劉昌祚已經奉旨革任乃該監稱其才可驅策還著酌議具奏　山松曰此先人愼惜名器而不爲閹豎戳狗者乃奉旨如此柰之何哉

覆登監兩帥關東土安危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島弁作逆圖之數月以來纔縛一李逢春父子如醫人投藥方纔應病病者捉脈方纔應指其間正有無限商量調劑可以霍然奏功若遽以爲功則未也乃倪寵陳洪範不同心共濟而遠起爭端淺爲可歎殊不知今日之事爲功爲罪尚界兩岐果諸臣實心爲國淨盡

爲氣即不敢居功而功必歸之若稍譟二三之見半存回
護之心續貂養虎旋踵再生變亂將救罪不暇其何功之
與有乃龍與洪範所爭亦不在功也其未有功之先洪範
有各鎮不同心之疏倪龍因有贅肬可裁之疏而附稟於
臣似以闌出花布油痲等物疑洪範之有他腸故洪範令
亦以人參一百二十斤銀一千六百兩刺倪龍之有他腸
也噫嘻東方二十年來受島上之害大夢不醒積癰難潰
無他只此參銀二字用海圖敵者圖此參銀也借島通麗
者通此參銀也島衆留而不歸留此參銀也島局持而不
罷持此參銀也臣今年受事以來爲皇上歷陳此害猶恐

人多諱之致使臣言無稽而今兩帥刺謬攻發及此監臣陳應祥疏言進關之人所帶參銀之類來登易買食用物件或在箱或在包驗明即已又一確證意者天寶厭亂欲為國家絕參銀釀亂二十年大蔓積癰之害故令諸臣歷歷言之乎今張思顏孟思聖劉珍既有其人矣指稱打點誰敢朦朧隱匿應勅該撫監按臣嚴拿根究明白入告而李逢春父子之罪人人思食其肉寢其皮者誰再容其營脫也至監臣疏二臣作何處置臣謂今日之事功罪尚界兩岐二臣從此改弦同心共濟其功在轉瞬臣部請命皇上為籌處之方若不同心共濟而互相傾軋有皇上洞至

慎事的國憲森嚴定不輕宥之明旨在其罪亦只在轉瞬

不必別爲處置也

崇禎十年九月十四日奉聖旨這事情還著該部另議

速奏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八終

曾孫　紹援梓